

中華學精華

戰國策精華

上册

621.804
850-3
(454)
:1



3 0477 4561 1

戰國策精華

目錄

卷一

西周

赧王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一

游騰爲周說楚……………二

蘇代爲周說韓……………三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四

東周

惠公

目錄

顏率爲周欺齊以遏秦師……………五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七

秦

惠文君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八

田華爲陳軫說秦王……………一二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一三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一五

張儀欺楚絕齊交……………一七

陳軫爲楚說秦以止救齊……………一九

武王

扁鵲以醫諫秦王……………二一

甘茂拔宜陽……………二二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二三

昭襄王

甘茂自託於蘇代……………二五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二七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二九

楚黃歇說秦昭王此秦申君未封時書……………三〇

段干越人說新城君……………三四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三五

范雎再論三貴

此更端說之語意與上節大同

當自爲一章……………四二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四四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四五

應侯論平原君……………四六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四六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四七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五一

蘇子諫秦攻趙……………五二

韓非初見秦王元作張儀說秦惠王……………五六

蔡澤說應侯辭位……………六一

孝文王

呂不韋說立異人爲太子……………六七

始皇帝

賴子說秦散六國之從……………七〇

或爲六國說秦……………七一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七三

齊

威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肯齊……………七五

鄒忌諷齊王納諫……………七七

宣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七八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八〇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八〇

顏觸說齊王貴士……………八一

王斗說齊王好士……………八四

田需對管燕……………八六

陳軫爲齊說昭陽……………八六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八七

靖郭君善齊貌辨……………八八

陳軫說齊合三晉……………九〇

張儀以連衡說齊……………九二

蘇秦論留楚太子……………九三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九七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九八

馮煖客孟嘗君……………九九

譚拾子諫孟嘗君……………一〇二

蘇秦說齊閔王……………一〇三

襄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一二二

貂勃欲附田單……………一二六

公孫弘爲孟嘗君使秦……………一一八

趙威后問齊使……………一二〇

楚

宣王

江乙論昭奚恤……………一二一

江乙說安陵君……………一二二

威王

蘇秦以合從說楚……………一二三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一二五

懷王

張儀以連衡說楚……………一二九

陳軫料宜陽……………一三三

頃襄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一三四

中射士對荆王……………一三七

莊辛論幸臣亡國……………一三七

考烈王

唐睢說春申君……………一四〇
 或以合從說楚王……………一四一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一四二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一四三

卷二

趙

肅侯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一
 武靈王
 張儀以連衡說趙……………五

目錄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七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傅王子……………一四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一六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一七

惠文王

齊人欲說魏事齊……………二〇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二二
 蘇厲為齊說趙王……………二六
 鄭同以兵說趙王……………二八
 趙奢料安平君……………二九
 田單與趙奢論兵……………三一
 孝成王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三三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五四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三五	幽王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三八	司空馬料趙速亡	五六
魯仲連義不帝秦	四二	魏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	四八	桓子	
平原君說平陽君	四八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	五九
或說張相國重趙	四九	文侯	
魏牟說趙王	五〇	魏文侯諭西門豹	六〇
或說建信君	五一	惠王	
魏愴說建信君	五二	公叔痤辭賞田	六一
或為齊獻書趙王	五二	龐蔥市虎之喻	六二
馮忌欲為趙深談	五四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六三

襄王

蘇秦以合從說魏王……………六四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六六

哀王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六七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六七

張儀以連衡說魏……………六九

惠子謂田需……………七一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七一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七三

昭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七五

安釐王

須賈爲魏說穰侯……………七八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八〇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八二

信陵君說魏王……………八三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八七

季梁諫魏攻邯鄲……………八八

唐雎說信陵君……………八九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九〇

景閔王

唐雎不辱使命……………九二

韓

烈侯

聶政爲嚴遂刺韓相……………九三

昭王

蘇秦以合從說韓……………九七

襄王

張儀以連衡說韓……………九八

客卿爲韓說秦……………一〇〇

或諫公叔輕秦……………一〇二

或說韓公仲爲秦魏之和……………一〇二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一〇四

釐王

蘇代爲韓說秦……………一〇五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一〇六

燕

文公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一〇九

王噲

蘇代爲燕謀齊當是說昭王……………一一一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一一四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一一四

昭王

張儀以連衡說燕·····	一一六
郭隗說燕昭王·····	一一八
蘇代遺書燕昭王·····	一二〇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一二二
蘇代爲燕紛齊趙·····	一二五
蘇代獻書燕王·····	一二八
蘇代約燕昭王書·····	一三〇
蘇代爲燕說趙王·····	一三三
惠王	
樂毅去燕適趙·····	一三三
王喜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一三七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一四〇

宋

景公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一四九

剔成

臧孫子料荆不救宋····· 一五〇

君偃

宋君偃不善應祥····· 一五一

衛

靈公 此春秋時

復塗偵諫衛靈公……………一五一

嗣君

中山

中山君以壺飧得士……………一五三

至言失時之喻……………一五二

戰國策精華 卷一

西周

赧王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

司寇周官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

太子也，齊閔王善最，欲其爲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臣爲君不取也。函姓治

氏鐵官爲齊太公田和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

之千金，折而不賣，雖千金猶爲磨折其價。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

使衆識其良。今君之使最爲太子，周雖以最不肯立告齊，齊猶欲立之，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

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諛說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 游騰爲周說楚

契，猶符驗也。



也。以嫁之於齊。言欺齊。君為多巧，猶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

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吝。於最也，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游騰為周說楚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愷

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去由，遺之大

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去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辭言伐

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

周，周君懼焉，以蔡去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

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

愛。楚王乃說。

蘇代爲周說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

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韓公族，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謂

楚王懷曰：『韓氏罷疲，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攻之，不

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

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

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

「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

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

一語凡五出而不厭。

善射，不然之詞。敬射，各欲敬以射也。

武安杜郵之稱，蓋基之於善息矣。

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然。」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工字通用。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

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意欲其息。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

「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支撐之支，左右爲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反也。矢鉤，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

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

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東周

惠公

顏率爲周欺齊以遏秦師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卽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

顏率爲周欺齊以遏秦師

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

秦之問鼎，本以窺周，不可謂無。但顏率至齊，請救與卻册事，則似好事者飾之，且其文大瑳，縱為不類，而中間寄徑於楚，尤可疑也。

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一作醢，醬瓿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灑然止於齊者。灑，謬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士卒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主棄齋械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二萬。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

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求之無益。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言不終窮，或且爲大人者指翠。故能得欲矣。」

秦

惠文君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初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家貧親老，無龍車，駕馬桑輪，蓬篚瀛膝，負書擔囊，隨塵埃，蒙霜露，越河濟，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關，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見之。蘇子出，李兌舍人謂兌曰：巨竊。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聽，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此太史公列傳體也。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

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

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

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

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

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

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

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辨也。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

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齊多，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

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

此以下一段叶韻之文。

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 蘇與梁通，薛行繼也。履蹻，屨也。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紼，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

是鬼谷所傳，秦游說之術本諸此。

中。以論入敘事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

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白璧百

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

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猶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爲門。桑戶棧樞之士耳，樞門牡也，採木爲之如樞。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忽又敘事。

末數句乃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人品，居然見矣。

伏軾擗銜，頓銜物也。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威過路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田華爲陳軫說秦王

田華之爲陳軫，二音齊姓。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饒同。夫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諫

臣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

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乃遺之

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

王者之者疑衍。

惡使之惡也。

自以為王，時亦未至，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蔣將。之善

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來，

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本其始仕秦時，自楚來為輸楚張本。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

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

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經束之。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

且一作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籀度。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

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詭者對。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

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

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討也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

騷發反也。

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蜀川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過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略事勢，又多裕言，殊不類戰國諸人。

張儀欺楚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

臣約車并幣，幣非一物。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

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猶過。大王，惟儀

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閱惟儀

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

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

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

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

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閒見者畢賀。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賣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猶恨。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

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直。使

末一句結得矯健。

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貧窶之辭。安得六

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與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

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事，不尙尙也，言無所喪。王今已絕齊，

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軫前後言明計也，而

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安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

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

儀。張儀商於之，雖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爲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

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

陳軫爲楚說秦以止救齊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

張儀欺楚，絕齊交。陳軫爲楚說秦以止救齊。

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言有舊。寡人不佞，佞，高才也。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爲寡人乎？」

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先王。甚愛之，病吳人。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

取謂敗齊。

覆，謂事之未露，逆謂事之未至，機，機會也。

計有一二者難恃，二言反覆計之。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楚已遣人解齊，診之婦，

武王

扁鵲以醫諫秦王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石也。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此如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

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

事成，盡以爲子功。茂欲誨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諷其言。向壽歸以告王，王迎

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

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背同。數險，行千里而攻

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

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

力也。」今臣驕旅之臣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樛擊之也。王

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朋公仲名。昔者曾子處費，費人

有與曾子同名族姓也。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

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

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齊高。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

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

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身布冠，喪禮自居。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擁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適足以爲五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

此亦戰國之高
士，尚在司馬錯
下。

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猶據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強
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韓
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敢輕戰。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外
言四國不以爲意，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秦先得齊宋，則
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
而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爲天下笑矣。」

昭襄王

甘茂自託於蘇代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
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

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

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穀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

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爲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

曰：「善。」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

蘇代僞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

涇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齊公子。趙王惠文。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斥王故言告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背之爲不義。以告敝邑，告以伐齊。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

晉楚雖故不能制，詭言以動之，不走且走，活看是言此不走彼走，必不臨趙也。

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敵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敵。而後制晉楚之勝。』一國破，秦無後慮，可以南制秦。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王安能制晉楚哉？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晉楚亦見制，秦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國用兵。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謂之頓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魏也亦屬晉，猶上黨屬也。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敵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秦客卿造造其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益以齊地。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謂燕相。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惠王在昭王時有讎。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故亡吳，齊不亡，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符同。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

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使燕謀和。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楚黃歇說秦昭王

此秦申君未封時書。

起得明爽。

詞氣雍容不迫。

一段。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鷲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惠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與齊，不與通。以絕從親之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守待也。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地割予秦。王

二段。

三段。

波瀾闕而整。

反。

緊切利害。

分兩段作波瀾。

繳上。

再翻作一轉倒應。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韓邑，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散也，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可畏。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兵甲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

露本意。

冷語宛轉。

只用一字綴文法。

臣聞二句開，臣恐二句合，王既二句轉，可恨不待語終，語益奇不竭。

掉二句。發問作一難。

二字照應。

一字千鈞。第二難。

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臣爲大王

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威武之大者，道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

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開。此正吳信越也。』

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

王既無重，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

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

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狐爲妖者。無

所食，無人爲衣。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

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

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

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

第三雜。

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作一折最
有輕重。

深中事機，不覺
傾聽。

又作一轉。

合上本意。

文字層疊。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
 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
 應王，齊趙韓魏必譁秦也。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
 陵陽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昔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
 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故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
 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敵於秦矣，而齊南以泗
 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保同。
 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
 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猶屬。地於楚，詘
 猶反。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
 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
 之候，比之候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

以韓魏齊文作
三盈。

收拾步步漸緊。

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

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

言秦地自西海至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

危亡之事恐動之。持持劫之也。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病言攻伐之酷。

段干越人說新城君

段干越人魏人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過

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

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繹索也。牽長，故繹

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

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言障之於下不解。是繹牽長也。」言羊或短於用已所長。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此下四段，可作一篇。

范雎魏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_不賞，有能者不得_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逆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言應任者得人，無有前後反覆獨不可重之。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不能別之。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入。天下有明主，

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

瞽自詔其心良苦。

良醫知病人之生死，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台同於王心耶？亡其乃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

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其未用之故史無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闕猶然不敏，自傷見雎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言深。

此句爲患憂耶
三句之綱。

三不足句，又爲
下三段之綱。

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
 蹠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尙
 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
 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
 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
 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
 之事，處人骨肉之閒，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
 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

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
 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
 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
 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

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三

無補於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以爲榮。

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

游說者，陰持之術。

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就也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慝，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

愚，汗也，洗也。

驚本馬，借言其
不救。

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側手曰扶，通作膚。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疲散暴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

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言樞紐天下之本也。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

附，楚強則趙附，

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

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

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

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

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

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爲上，某次之

其可也。

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雖復說也。秦韓之地形，

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

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

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此下史云：且欲發使於燕，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開說曰：臣居山東云云。

范雎曰：「唯先以廢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

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密也。

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

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

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

不自王，而擅遣使於外。

涇陽、華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

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

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割其地。剖符於天下，謂軍符。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爲諸侯所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

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拜相封應侯。

范雎再論二貴

此更端說之，語意與上節大同，當自爲一章。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地名。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

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

趨，負之如輿載。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

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謂比國於瓢。稱瓢爲器，國

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

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

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

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持也。其輔

外布，謂設監之臣。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

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

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

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齊，魏相。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

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

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不敢正需築其肘，躡其踵，而得意會之。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涇，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蘇氏多此文法。

應侯論平原君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

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

平原君趙公子勝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墜也。

此李兌事，非平原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

不知其實也。」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

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

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忽

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者。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言與之和好若昆弟。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士得金復爲秦，故其謀不協。○六國如連雞，郡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頭侈其口。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旣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

敘事典勁切至。

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勦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

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雖稱王命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

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詔諛用事，良臣斥斥亦疎。疎，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故言倍。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勢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國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魏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發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

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可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

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

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

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懦弱，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

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猶威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

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婦人之美稱。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猶告。之者，人心固有，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言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今

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

言王之命，亦能奪其所對愛，有不必行者。

軍吏雖賤，不卑

於守閭嫗，

言且皆賤。

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二人成虎，十夫揉椎，

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

惡王稽杜摯，稽之副也。以反。

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

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執事，天下

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謂王稽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

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

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

然其過舉之言。

遂弗殺而善

遇之。

蘇子諫秦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

試之以事。

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

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

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

而辭順，不伐。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

樂後也；地既廣矣，民不樂其後，復有事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大功不再。力盡

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

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己邑，必欲戰服，使爲己邑。趙

僅存哉！然而四輪，四達。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

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猶事。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戰

勝而愈戰，則國危，危則事不止；功大而愈求功，則權輕，輕則地不入。因上文用兵不休，與雖從不止，言之。故過任之

事，父不得於子，無己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

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猶欲收

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在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

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

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穀函之上，言秦不敢出

關。十年攘地，言攘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爲虛戾。戰敗其地爲虛，其民

爲戾疾也，莊子：國無虛厲。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戾，言

齊雖破，韓魏其國僅存，以其兵久而自敝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侵人國，而自受

其殃。今富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

文法。

能猶不能也。

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傲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爲，而天下之馬，不皆爲白馬，故曰非馬。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可患而今非若此也。

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密，齊鮑佞并楚爲三。趙奢鮑佞將，絕句。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不救，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可合。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韓非初見秦王

元作張儀說秦惠王

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制也。其罪，臣聞

天下陰燕陽魏

陰北陽南。

連荆

始皇諱其父，稱楚曰荆。

固齊

時山東國齊楚爲大，故從人結連之。

恃以爲固。

收餘韓

韓時弱多張也，今存者其餘也。

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

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者。而皆怯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亦殺之。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敵與相攻者。出其

開。

父母懷祗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礪炭，斷死於前者，以死自斷。比比天中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善，故不如秦。以此與天下，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相值。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勞弊。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園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

韓非初見秦王

五七

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
懷讓。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
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
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
一矣；天下有比志，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
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於二國之中而爲與國。荆趙
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
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滯一作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

之道三矣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閒，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中呼沱以北，中晉中分之。不戰而已爲燕矣，燕乘敗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灌也。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

業，先世所創。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趙是謀臣之拙也。

實歸謀臣收上起下。

此下三段，只就

伐趙一段內發

揮，收拾甚是爽

勁。

收。

又開。

且夫趙當亡不亡，秦常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

又收。

總收拾。

近時奏疏，多法此結構。

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主言以爲首惡。○韓非一入奏，即歷詆秦之謀臣，魏冉、范雎之輩，卒以竹李斯短姚賈而殺其身，不爲輕險者之戒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鬲，鼎也。人奪之。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

韓非初見秦王

蔡澤說應侯辭位

一篇綱領。

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統緒也。與垂統同。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行道之效。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

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

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竭已。母二，盡公不還，反饋。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罷同。困辱，悉忠而不解，懈同。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天下，而不能存殷，子胥智國而不能存吳，申生家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天下國家爲戮辱，賤之如刑戮而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

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

固、信也。
殖、阜也。

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

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造也。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拮憐也。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

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秦人。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

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此與蔡澤傳大同，然傳稍有繁冗，不如策文清勁。

孝文王

呂不韋說立異人爲太子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猶貽世，願往事爲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廓城。」

故往說之曰：「子孫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更無寵，外託於不可知之國，禮不禮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爲事，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子孫，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槓，說有可以一切權宜，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孫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孫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

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必以恩德講好於趙。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

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

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秦自昭王謂備無益於人之國，而異人亦謂不習於誦，此坑焚之兆也。王

罷之，乃留止，止官中。閒曰：「陛下嘗軻車於趙矣，會居於趙。趙之豪傑得知

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

之，存間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右審則然。王以爲然，奇其

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

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

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爲太后發地。

始皇帝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

先激之而後信其說。

可矣，不卽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鈔挂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悖鮑同。然而怒。

掩猶被也

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帝太后遷誰。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卽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卽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卽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卽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魏燕趙皆。頓子之說也。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爲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

或爲六國說秦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

文注。

愚按二國千乘

之宋也。一句疑

有誤，或當以二

字屬上句，國字

作因字。

勝言強不可恃，至末獨以楚發明之亦是結法。

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

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言諸案止二國之兵。厭伏也。案萬乘之國，二國

千乘之宋也。言諸案止二國之兵，則秦視二國千乘之宋矣。築剛平，衛無東野。剛平蓋趙取之衛

也。芻牧薪採，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纍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

吾將還其委質，下抱質同。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

莫不夕令朝行，魏感感，感也。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夏取其文。稱夏王，

夏中國也。一朝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質同。

執璧，請爲陳侯臣。齊陳敬仲，後放稱陳侯。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

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濟將。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

之，至枝桑。蓋趙魏之難。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

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擐玃，夜戒有所警引也。釋一者不自衛示卑也。委南聽罪，委委去南面之尊，聽

罪於楚。西說趙，使人解之。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

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牖之閒，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羣臣莫對。

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一作帶。以其劍。以王衣衣之，以王劍賜之，寵之也。姚賈辭行，

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

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閒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

願王祭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

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厲同。羣臣也。」王召

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

「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

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匹也。今賈忠王，而王不

知也，賈不歸四國，尙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尙焉用賈之身；以

上卽陳軫之說。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

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

「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舊同。不

庸，管求售與人爲庸不見用。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蓋鄙鄙之人爲賈者。

南陽之徹幽，仲穎上人，管以貧困隱此。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

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

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誹。詭，辱也。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察其爲用，則或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齊

威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肯齊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徽章也，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肯齊

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閒，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如也。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致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周襄，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處不搖也，豈以三舍而投杼乎哉？」

鄒忌諷齊王納諫

初詳。

再略。

三疑。

一轉。

再釋。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日側也，故有光曜。朝服衣冠，窺鏡，謂其

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

又一尊深。

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進；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宣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

溜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溜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

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罌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邳車而載耳；邳，郃同，言多獲重車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

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

詞太危激，此險國策士之習。

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

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仁義之士，皆來役處，役，爲使。處，在位。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普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矜功之志而不爲，故功不立。虛願不至。』不求不

爲，而欲得之，虛願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

有七友，

雄陶方回綴牙伯陽東不贊秦不虛張市

禹有五丞，

益稷皋陶垂契

湯有三輔，

伊摯二

相外，有說伯仲伯答單。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

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

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

無形，謂制約之未著者。

無端者，事之本也。』夫

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

上見下通，聖明之事。

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

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

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

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

乎士之貴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

乃今聞細人之行，王自稱。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

痛嘗破此中滋味，故翻然欲晚食安步，其出處僅與察澤等。

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饑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虞，娛同。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

詞近諷玩。

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_{失也}，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濂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_{細糲}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國齊大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爲士大夫者七十六人。

不治而議論，穰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髡之徒，類皆談誕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頭焉！故顏闔勸以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闔者，亦未知其何如也？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百千人哉！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鵠鷺有餘食，下宮綵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倒法律。

陳軫為齊說昭陽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攻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

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楚相。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陳軫爲齊說昭陽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放也。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維齊，奚以薛為！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謂過失。門人弗說，士

尉齊人。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學字文。又竊

竊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劓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

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日暮進食。

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言頤過嬰。豕視，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

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

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言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彼我。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

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一作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

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古。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死者。而齊

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南。孤，謂罷孤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

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攻作破。

割河閒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悉，起其兵。涉河關，指博關，臨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

蘇秦論留楚太子

楚王懷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田文。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東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

從橫俛屈線索，盡聲在此。

一事而反覆作十段節節呼喚，亦敘事之一法。此著書者有意為文。

立之。」秦韓魏。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此著書者敘說。可以請行；

可以令楚王新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

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

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

於薛公。

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

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

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

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躋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則君無敗矣。

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類亦著書者敘說。謂楚王

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

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割地倍於下東國。而使齊奉己。」楚王曰：

「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薛子辭也，告以楚獻地之故。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自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多割楚地以延長齊王。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齊以太子故能輕重楚王。臣能去太子，使之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薛子交齊。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蒯猶制。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

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
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

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楚從之。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改其便

楚之迹。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

怒於蘇子，故曰：「可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

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爲王。又蘇子也；割

地因約者，因爲之約齊。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

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

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

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

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如之者少。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

之下當有缺文，
或之字作考字，
或衍之字。

宋欠一節。

挺、猶絕也。

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一作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下也。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錯，舍置也。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

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鈔耨，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黨友以此士見棄，遂不府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害我，報

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觀此爲戒。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_{粗也}。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_{劍把}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_{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_{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債同。

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

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

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謂國事。憤於憂，以憂思昏亂。而性慳弱也。愚

沉於國家之事，開啓也。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

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

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

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煖曰：

「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

下陳，發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

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攝猶糜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
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昭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追害也。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王所自佩。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芥通。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譚拾子諫孟嘗君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問殺之爲懷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貴

富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先舉則近禍首。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又爲之主，衆所不與，故孤。夫後起者，藉也；不先事，

雄詞奇句，由之不窮，眞辯士之文。

此以一二字立意之格。一篇主意。

則有所資力。而遠怨者，時也。衆不怨，足以乘時。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帥同。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亦利。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

襲衛，車舍人不休，車舍人，謂以車舍人，非必官名。傳傳當作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

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邕邕同。於魏。

魏王武侯。身被甲底同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亂馳。河山之間亂。

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

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

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

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

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之

世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樂與衆為怨。事敗而好鞫

之，鞫，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益詐；行此六

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

下。從為後之，不為先事也。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如此

勸行，若勸而行，
曾其決也。

強大句是主弱
小句是客

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

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

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

可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與之多。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

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

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謂不信而恃之。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爲人所欺。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

不用，幣帛矯蠹。矯，揉變其初也。蠹，蝕也。而不服矣。倉廩實，財用足。小國道行也。此，則

強大之禍。

弱小之殃。

不禍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莒萊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皆恃遠忽近。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

「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猶恃。也不並滅；言與國之相恃，亦不肯亡，在所處耳。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

手於人，不爲主也。誅不直，東伐不義也。

微用兵而寄於義，

謂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假託於義以爲名。

則

王天下可跼，不伸。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質子。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

是上起下。

敘事碎而痛切，
西京以下不能
湊泊矣。

親；衆人共事，宜多反覆；彼此割地，宜相憎俱強，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爲我役。

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者。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而都縣之費也；細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

也；日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非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

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言財用繁於道路。國中之人，爲

行者，君鬻釀，鬻，猶隱也，言隱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戰不用命者，或曰亦禱祀之事。有市

之邑，莫不正事，財賦稱備之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

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

空財而共供同。藥，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酒，著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

均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鉞絕，傷

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天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

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

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襁，矢石之具。舉衝櫓，

攻城之具。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於刀金，謂兵戈。而士困於土功；

將不釋甲，或非年，或數月。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殺也。於

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

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

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

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

國二，再戰比相次。勝，此用兵之上節發等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善善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善兵。比勝較勝。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

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

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

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鶴

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審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之。不中則

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前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

惡之然。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

然則天下讎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讎，則明君不居也。素

用強兵而弱之，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

不動。五兵，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

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闕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

縱談自恣。

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以君臣互言之。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

絕下有於前二字。

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利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猶留。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魏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

收上。愈有波瀾，
有精彩。

以西謀秦。秦王孝公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女牆。中
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
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
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
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
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
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
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
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
柱，以丹帛爲柱衣。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
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
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

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首以用兵後起，結遠怨，二端爲約，而以權藉時勢明之。今雖于將以下，止求謝則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

藉言得也。臣聞善爲國以下，止好擇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爲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爲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篇終，爲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爲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復。

襄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

孤獨寄拔。

權之以密。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舉上不再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面以應楚魏。以爲亡南陽之

害，不若得濟北。即聊城也。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秦，故下

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爲援。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

陽，斷亦棄。右壤，謂平陸。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

齊無天下之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相持。暮年之敝，即臣

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

助之以利。

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譏辭。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孫班爲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班之械盡，墨之守固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推臂前也。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侯封陶，商君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

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

主意歸重智字。

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計所出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魯，則可實以義，故沫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劍之任，却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羈而去。羈，示無衣倒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

死，仲連之說也。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

齊人。

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

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毀。貂勃

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

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

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

「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任用之。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

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淩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

「欲去羣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羣。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謂反。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

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

雖為依附，實則正論。

關，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公孫弘為孟嘗君使秦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
昭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

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
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愧。公孫弘見
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
「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爲人之難。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
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賢人。大王不好
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
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治，可
爲陶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
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滌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
「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
志也。」以己之志，諭告孟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
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能。

趙威后問齊使

一篇皆問。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

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猶誠。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

萬民乎！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楚

宣王

江乙論昭奚恤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

之畏虎也。」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

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撫也。委，曲也。何以也？」

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

目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徹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避而愛弛。寵臣不避

寵退。軒。車欲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

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

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

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臣

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

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蛻，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躡音躡，趨行也。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尋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威王

蘇秦以合從說楚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之

塞郟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委託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官矣；趙代良馬，秦它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

縱橫之士，所以
熒惑世王者，率
以靡色玩好爲
首。

一忽兩韓，舌有奇生。

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蘇秦以合從說楚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

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國以子高

爲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大也。先君以揜獲取也。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

服，義當從廉薄之廉，猶曰買廉，曾不弱小也。

與助也。

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昔者吳與楚戰於柘舉，兩軍之閒，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

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

若扑擊也。一人若捽持髮。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爲

可以戰也。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

心是也。

昔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屬，連俱亡。

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

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漢

汪之朝，雀立節也。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

瘖，狂，殫，氣絕也。旄旄，旄也。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旄，旄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

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

非異，言非他人。楚使新造作，罪也。蒙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柘舉，三戰

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

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

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

大敗之，亦聞於遂浦。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蒙

冒勃蘇是也。

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

楚將。結猶交。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言其子。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散失其次者。以浮於

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

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

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

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矢。其臣決捨。」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爲之，著於右臂以送弦。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懷王

張儀以連衡說楚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四方之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

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於羊，不格敵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地之地。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於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無及爲己。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秦西有巴蜀，方舂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舂舂載卒，一舂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

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亡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故卒盡矣，有偏守新城，一偏之成，縉樂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言貴者。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韓陽晉，必關扁天下之匈，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

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

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

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云云，以楚最強故耳。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

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應使使臣獻書大

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

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於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

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

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陳軫料宜陽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朋時守宜陽。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依也。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冒犯，即人不避網。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僞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引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頃襄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凡語皆兩用而不複。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羣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魯益簡而士有
收拾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一本無王身至獨守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

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悉五尺至六十，
一本作率吾之
士卒。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職守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五尺言出幼，六十言老，共得兵三十餘萬。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戰則有應。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四臣者皆國士也。

終篇皆奇。

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勇犯與？

中射士對荆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在中者。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人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善矣。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

此策賦之流也。

中射士對荆王 莊辛論幸臣亡國

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匠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

絕字一作斷。

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有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

爲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囑鱗鯉，仰囑

陵衡。香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濬。一本作筮，當是射字訛。若濬則與濬同矣。盧，盧，旅同，罟弓也。治其

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剗磔。剗，剗也。磔，石鱗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抃，

失墮也。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

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後語飯茹溪之蔬。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

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聘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

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二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

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

聞填、黽塞之內，填、兵滿也。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柳子厚漁者對魯伯，倣此體。

考烈王

唐雎說春申君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言高其義。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臯、荖之所以爲能者，身勝也。以散荖佐之也；散爲荖。夫一臯之不勝，不如五散。列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臯，而令臣等爲散乎！」

或以合從說楚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

夫因誥爲信，卽用仲意。奮患有成，奮於患難，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攝，攝也。積爲福，裁

少爲多，智者官之，義之制其宜，官之主其事。夫報報之反，言反覆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

無形。唯大君能之。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智勇者所可及也。禍與福相貫，言生與亡爲

鄰，不偏於死，偏，偏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

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不寇虐斯艾，不足以橫行於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言

秦棄君人之德，絕上天之命，非一日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噍口，噍，橫人所言，利

害之說。上干主心，下牟取百姓，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

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千字一作卒。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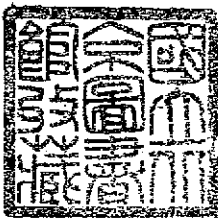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墜痛於身，猶孽子。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以瘡痛而墮。今臨武君嘗爲秦孽，嘗敗於秦。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白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休也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固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滿附潰，滿、沈同，汗多故然。附、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

負棘而不能上，棘，言步趨。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湍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溷祓僕，溷，洗其惡，被除不祥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而梁，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隳沒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爲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





現代文學叢刊



——種二劇戲——

漁光女

Marcel Pagnol: Fanny

鄭延毅譯 一册五角

巴若來是法國現代鼎鼎大名的戲劇家，本書是他的主要作品中最負盛名之一。這個劇本完成以後，在巴黎國立戲院公演，曾受觀眾熱烈的歡迎。不久就攝成影片，是法國銀幕最新奇最時髦的片子，轟動了全世界的影壇。內容描寫一個青年女子，因不慎而失身，竟喪失了她一生的幸福。同時描寫那萬惡的金錢，是多麼兇殘！它能分離人家如膠如漆的愛情，奪走人家鮮花一般的美人，佔去人家寶貝似的兒子，劇情極為哀感動人。

蘭姑娘的悲劇

John Masefield: The Tragedy of Nan

饒孟侃譯 一册 二角五分

本書描寫一個少女，因為她的情人是個卑鄙的僱夫，便刺殺了他再去自盡。所描寫的事實，不但都是可能的，同時還含有一種超越時間、地域的普遍性。讀者只要看過了內容，便知道蘭姑娘不幸的遭遇，狄克的反覆無常，婁大娘的殘忍嫉妬，琴妮的狡猾欺詐，朱神父的勢利刻薄，以及金錢的罪惡，社會制度的矛盾，無一點不是中外古今隨時隨地可以看見的事實。譯筆簡潔委婉，融合原作精神。





(一)

威廉遜爾 Schiller: Wilhelm Tell	詩人柏蘭若 Sacha Guitry: Jeanne Pierre de Beranger	漁光女 Marcel Pagnoli: Fanny	聖女的反面 Francois de Curel 著 石君 譯	蘭姑娘的悲劇 John Maschfeld: The Tragedy of Nan	黑女 G. B. Shaw: The Dark Lady of the Sonnets	人與超人 G. B. Shaw: Man and Superman	沙樂美 Oscar Wilde: Salome	哈孟雷特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羅密歐與朱麗葉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岳飛之死 谷劍塵著	屠春之夢 熊佛西著	青春之夢 張聞天著	金絲籠 陳楚淮著
馬君武譯	李萬居譯	鄧延毅譯	實售三角	饒孟侃譯	錢歌川譯	張夢麟譯	田漢譯	田漢譯	田漢譯	實售七角	實售二角五分	實售三角五分	實售五角五分
實售三角	實售五角	實售五角	實售三角	實售二角五分	實售三角	實售九角五分	實售六角	實售五角	實售六角	實售七角	實售二角五分	實售三角五分	實售五角五分



中1395(全)26,9.

◆ 現代文學叢刊 ◆

梅特林劇曲選集 蕭石君譯 八角

Maurice Meaterlink: Théâtre de Meaterlink

本書共分四篇：第一篇且達凡爾的死，係描寫一個疑忌最深的女王，是世人所稱贊的象徵作品。第二篇盲，描寫一個爲暴君指導的牧師，死後一羣盲人無所歸宿的可憐的境像。第三篇可格娜與殺莉柔特，係描寫一樁三角戀愛的悲劇，確係情文並茂之作。第四篇斐列哀和梅麗沙，亦係描寫一樁可歌可泣的三角戀愛的悲劇。

從清晨到夜半〔劇〕 梁 鎮譯 三角五分

Georg Kaiser: Von Morgens bis Mitternachts

全劇分前後兩部，共分七幕。從清晨到夜半，是多麼短的一段時間，儘管却能運用着朴素的線索，經濟到不能再經濟的語句，抓住全部人生；不但抓住了，而且又表現給我們，使我們認識現實的社會。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見到描寫怎樣寫成功了一個人的靈魂的展開，怎樣描繪出現代都市的腐蝕生活，怎樣在朝拜拜金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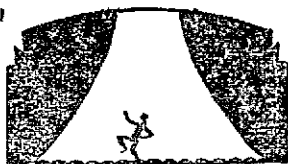
季革斯及其指環〔戲劇〕 毛秋白譯 三角五分

Friedrich Hebbel: Gyges und Sien Ring

作者注意藝術良心，故所著的劇本，無一不是傑作。尤其是本篇季革斯及其指環，是作者的才藝已達到了圓滿期的作品，所以更是傑作中的傑作。本篇以珠玉似的美麗詞句，把書中每個人物描寫得像浮腫一般顯明，至於心理描寫的精妙細緻，尤爲德國文壇中稀有的作品。本書不獨爲欣賞文藝者所愛讀，實可供從事文藝者的揣摩。

中華書局發行

劇 戲



代 現

• 種四本劇 著篤實路小者武本日 •

集曲戲篤實路小者武

〔現代戲劇〕
選刊之一

崔萬秋譯

原售七角

改售六角

本集包括戲曲三篇：「父與女」

，「野鳥先生之

夢」，「糞室主

人」。作者的文

筆，在中國誰都

對他有相當的認

識，用不着再來

介紹，尤其是這

三篇戲曲是以現

代作背景的傑構

，比較更值得我

們注意。譯筆淺

顯明白，極合中

國舞臺的表演。

妹 妹

周白棣譯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五分

本劇為著者的傑作之一，又可為白樺派藝術之代表作。內容反對戰爭，呪詛舊社會，譏評新人物，真是淋漓盡致。其描寫主人公屢次百折不回之精神，及其妹妹溫雅熱忱之美德，尤能表現出日本特有之國民性。

孤獨之魂

〔現代戲劇〕
選刊之一

崔萬秋譯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五分

本劇凡三幕，描寫孤獨者的追求與夢想，恰到好处，極藝術之能事。武者小路的作品，讀之令人輕鬆愉快，如啖諫果，津津有味，本書尤能充分表現此種技巧，且適合中國舞臺的表演，洵為不可多得之佳作。

人的生活

〔新文化〕
叢書之一

毛詠裳譯
李宗武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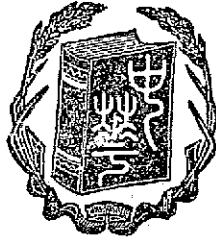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五分

本書包含兩篇論文及兩篇戲劇，內容主張以正義與愛，建立理想的甜蜜完美的生活，一字一句，均能使人感動。譯筆亦極流利忠實，頗能保持原作的風格。

版出局書藝中

標商冊註



中國文學精華

戰國策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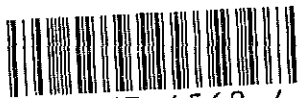
下冊

621.804

850-3

(454)

=2



3 0477 4569 4

戰國策精華 卷一

趙

肅侯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疏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

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一

此一篇綱要。



齊秦爲兩敵，爲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蓋

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

有兩端，指從橫。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

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

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如籠裘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

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

所以爲大王願也。

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

弱，則效宜陽，以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

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

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

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畏懼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附同。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目。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

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利，前有軒轅，稱軒轅後宮。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合從之說，僅以
禦秦不言所以
圖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

張儀以連衡說趙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

亦游辭也。

趙爲從盟主，故
從說之與齊楚
異。

言此不敢斥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儻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長趙而仿兵故。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猶眩。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

一軍軍於成皋，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閒以事秦。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書閒居，肥義趙相益公族。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

節一作名。

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
錯發委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
而有明古先猶萬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
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
不見也。言後世無能察此。敵弱者，弱爲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
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
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
之慮，自定於心，不爲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
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

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

胡地中山，我必有之。一應前胡狄之類，所謂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王遂胡服。

使王孫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猶舉賢。行政在於信貴。尊

貴者先信之。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猶望。事

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叔字無衍。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

議；與之論此，所以輔之。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

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

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

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

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爲有義有行，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

大司徒文。

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吟學

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

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

也；黑齒雕題，鯁冠紉縫，

鯁，大船，以其皮爲冠。紉，綵綫也。言女工之拙。

大吳之國也；禮服不

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

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

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

窮鄉多異，

畢俗。

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

言各不知其異，而不言之。

異於己而不非

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

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

忠。」王曰：「慮無侵擾，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

猶順。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

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

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閒，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

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

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

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爲上所制，而服從者。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

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

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政前之爲。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

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爲輕國。犯

此等文法凡數見。

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於世施禮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

俊民也；鄒魯好長纓，是奢服也，而乃有孔門顏冉之屬，方俗僻陋如吳越，宜人皆改易，而乃有季札大夫種之屬，是

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

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

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慮始，治不必根襲者，初

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商君傳語兼具有之，唯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語不襲而用其意也。商君傳文法而簡，

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辭難之辭類此，亦開采其數語。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傅王子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

上者，踐石，謂能躡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證遺之。遺子以

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

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之節。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願行之。佚而不累，訪咨也。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

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經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隱也，中，謂情實。臣之罪也；傳命僕，猶辱。官，以煩有司，立德而令之辱官，以煩有司之。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師傳之官。欲子之厚愛之，無所

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以行義，勿令溺苦於誦

習之末也。

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先君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

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

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

黃金師比。漢書：黃金師比，師古云：胡帶之飾也。以傅王子。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破散步卒他所，而居騎士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

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

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

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

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

蓋當作王。

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猶俗，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越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越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壘上，爲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爲騎邑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言甚痛切。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走獸名。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己也，而尙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楚。今攻楚，休而復之，兵

已罷而復攻。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

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

以上論從橫之利害甚當。

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

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

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疾於馬兔。秦與韓

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安言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

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安同。環中一作移於。趙矣。秦視趙在其

度內，如物在環中。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

秦割趙地。國之舉此，趙國不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

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

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卽多割，楚求出

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趙

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或近秦，伐之以逼秦。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惠文王

齊人欲說魏事齊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怒，屬

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

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陰定封。魏王昭不說之。

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

爲趙也，本以秦屬怨於趙故。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

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

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

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地缺葛孽。抱

文世託著。

自言其勢，陰成高葛，皆魏邑名。

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

子，倪子。

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陰，即陶陸地。

人比然而後知賢不。

言人必以類

相比乃可知。

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

謂悉出兵。

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

於燕趙之前，用

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

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

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

珉下皆齊人之去齊者。

去齊三千里，王以此

疑齊，

珉處趙，意別有謂，魏以其在趙，疑齊親趙。

曰：「有秦陰。」

疑齊親趙，因私於秦。

今王又挾

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固可以反疑於

齊乎？

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

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

此言此事自陳其說，魏之效譏，辭露也。

其欲事王

齊王。

也甚循，

順也。

臣願王之亟聞魏

與趙相聞。

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

怨於趙，移魏之怨。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

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等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

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猶校。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

高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脅之以威，而獨說之以言。

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國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甘且劫。

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

下皆偪秦以事王，言相與倭迫秦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

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李兌，非

蘇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先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

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爲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雌所從。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正義曰：珉，齊韓人之善齊秦者，今代勸秦陽君合諸侯，與韓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珉也。名字當作召，禁字衍。使臣守約，若與國謂五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取約，五國復堅而償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觭重者矣。角一觭一仰曰觭，言有一重。後合即上復合。與觭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天下自爲秦用，趙無所用之也。臣願君之蚤計也。

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內之國，

負字疑衍。

合負親之交，

天下背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

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

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

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

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雖不善秦，今相魏，因使合之。交兩王，秦魏一云燕楚。王賁韓佗之曹，皆起

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

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猶臨。魏，而求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益也。秦，秦

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以通。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得魏

之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

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

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

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

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

二周，即趙自消燦矣。國燦猶燦。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

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

破周分皆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敵，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安然。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

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於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

有猶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

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韓

命於秦，與宋同。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

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爲齊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心不安也，以無以致之故。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行之不疑。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爲愛己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猶疑。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實欲伐空虛之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言擬議秦之爲計。

必出於此數者。

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謂陝也。是韓未窮，而禍及

於趙。三晉唇齒之國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

人久伐而中山亡，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盡齊之北地，盡言得地。距沙

丘而至距鹿，趙地。之界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趙地。千

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謂趙。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

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

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猶閉。三

百里，通於唐曲逆，趙地。此代馬胡駒不東，東或作畜。而崑山之玉不出

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

矣！

五國之主，齊楚魏韓燕。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言

得地置於器也。屬之讎柞，相屬伐趙於辭辭之間。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

秦國，止秦之伐。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

公公字誤。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以上言齊德趙之事。夫齊事趙，宜為上交，以

其有志為趙閉秦。今乃以抵，抵，同當也。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也。今

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

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為讎。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

也，故收言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

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鄭人。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

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

國作國。

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獲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圍亦守。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樂筮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

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

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舉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以爲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益，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

有字古文通。

趙之兵以杜猶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裒即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恃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

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與于之輸，時勢則萬

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猶道。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鈎，劍頭鑲竿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爲劍緇。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四集。距此，奚難哉！

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卽下云齊以二十萬衆，攻荆五年之事。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雖衆猶不亟得志。今者齊韓相方猶敵。而國圍攻焉，兩國或圍或攻。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

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實不處城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孝成王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趙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

安君孝成母弟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

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讐願見，太后盛

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以病亦知太后不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同，亦恐后不能前，蓋自恕以及

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

善處人母子之間。

最爲曲折。

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字也。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戎服。故云補王宮。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沈溺無見之辭。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

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太后女。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

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

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

既載左師之言，
又載子義之論，
亦一例也。

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寶。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 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

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相恐。令韓興兵，恐守不

效地故。

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

曰：『挈瓶之智，不失守器。』器爲瓶守之不失，則其人智矣。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

王與子其亦猜焉，發其不能守。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之兵。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

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

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

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

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惟王才
費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
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
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
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
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
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
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因其水爲漕。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游。令嚴政
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
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

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
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

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人言耳。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齧以兵遇趙於長平。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此句猶言秦力豈止是已乎？誠不知秦

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

古今主和者率如此。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

復負之，故秦攻之。敢關通幣，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

不爲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

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

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

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

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爲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

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

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

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

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魏本趙與國與齊爲三。而與秦易道

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

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趙庭之臣，孰不魄擊氣振，願

譏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爲之延慮卻願，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譁，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

國辯七，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魯仲連義不帝秦

與秦易道，言勝
在趙而不在秦
也。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田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

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

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淵之介士。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爲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皆然。後

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甚。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

於叱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於諸侯，亦事之常，無足怪者。蓋謂趙之於秦，微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于趙也。

激之。

重激之。

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

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言慶皆居盛也。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

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啓也。而母婢也。』指烈王后。卒爲天下笑。

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猶必。然，其無足怪。」

言天子當如此責諸侯。

言天子當如此責諸侯。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

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

「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

魯仲連義不帝秦

四五

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鑊，筦、鑊也。繼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同鑊，闕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助禭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是爲

無已，無厭也。

前資以大義不
動至此利害切
身遂起拜謝此
當時人情之常
而孟子之言所
以不如儀秦之
易入也。

秦雖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言所以然。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文勢如流泉。

平原君說平陽君

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悟蔡澤之說，蓋魏牟有以啓其機也。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平游於秦，且東歸魏，而辭應侯，

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

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

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

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

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膝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

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膝，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

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

不可得，猶言不可知也。

首尾照應。

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君字誤。「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置之有顧則反。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比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

此數句文類孟子。

「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駕以御馬噉。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轎也。」
轎，車旁也，以聲喻。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人名。之所以事主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不與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

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不勝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好人之不可知甚矣！彼厚任以事，膏以爲不世之遇，殫力

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魏尫說建信君

魏尫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以機繫虎之蹄。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或爲齊獻書趙王

爲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名，卽下尊名。

一篇只用幾語，助變換神駿如許，史記最長此法。

實即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困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猶難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賈隨與諸國爲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疆，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齊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材能卑下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馮忌欲爲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當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此段文與魏牟同，不若牟之簡而益工，但未三四言，自是奇傑。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

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蠶則外穉，魏如蠶。王知之乎？」王

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飽也。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按王斗魏牟及此客之說大同，然即孟氏所謂：必使玉人彫鑿王之旨意者，戰國策士。

大鄴有所授之與。

幽王

司空馬料趙速亡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不詳更也。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

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尙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

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

「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

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

「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

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

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願因馬以計事。司空馬曰：「大王裂趙

內惡以下，再度秦之詞也。

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得地，趙猶有守

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有守有救，則必急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

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唇亡之憂。諸

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

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

趙賂之以河閒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

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謂爲衙

書。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爲吏。未嘗爲狽治。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

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

以事大王，願自請！」求去。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

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

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暉，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誣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當死。」武安君曰：

「緜，敗名。病鈞，短儼如鈞。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及地，爲不

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緜請以出示。」

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爲振楯，楯，門楯也。收右臂短，故爲木材接之，如振動楯也。纏之以

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

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掇引也。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

中。」過司馬門，宮門。趨甚疾，出諺別也。門也，謂道宮中。右舉劍將自誅，臂

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劍於口，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

趙亡不係司空馬之去，故於李牧之死事猶詳。宋歸重司空馬者，蓋結法也。

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魏

桓子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舍此而不爲。

輔一本作勝。

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魏文侯諭西門豹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故。鷺牛之黃也似虎，鷺、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惠王

公叔痤辭賞田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

賞田百萬祿之。剛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直，直前。倚，邪行。棟撓而不避者，喻敵之歷已。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

也。前脈形地之險阻，脈，見其幽，形見其顯。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

巴寧饜囊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

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

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

二十萬，巴寧饜囊田各十萬。

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

棟，猶以屋壓喻脈，醫家所謂方脈猶察也。

可也之也，作擊。

吳起。

巴寧饜囊。

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己愈有，既亦盡。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龐葱市虎之喻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舉觴，魯君興，避席擇

言曰：

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

登臺，舜女。

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

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

寐，

言不喜食。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

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

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強臺而

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

從簡。

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

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

善相屬。

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婚紳先生卒焉，

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襄王

蘇秦以合從說魏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黃、海鹽，無踈，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誘也，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謂魏，患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夜一本作下。

此大藥與說碎
同蓋碎魏一體
也。

東藩，築帝宮，爲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於秦。祠春秋，助秦祭。臣竊爲大王愧之！

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率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弊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人於王處，多為儀計。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

可者正半，言雖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

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言此大事，而人同聲是之。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

言皆明，見其可。而羣臣之智術也，如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

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所謂劫主者，失其半

者也。」事不明而劫主必從，是於事理失其半矣。

哀王

此八句當分為兩段，前四句為一段，是發其疑，後四句為一段，是實其皆然，文甚紆徐。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親之，無若羣臣何也？」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內之羣臣，皆以爲不然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母

敢入猶與。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

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衍，陰晉人，時屬韓。王曰：

「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

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

之矣，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言國微弱如漏器，尙足樂，雖從二子

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也。王不如舍猶屠，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

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

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

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王身。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

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他國據或有山川關塞，唯梁無之，昔以卒戍守。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

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八字一本作秦韓為一國之危亡。

內作乃。從人為是罔矣，不識撥人果何心也。

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而出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

且夫從人多奮辭，奮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搯腕，搯，把手也。曠目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

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魏遜秦而無阻，因凡橫人之辭若可聽者，唯魏也，故儀先入之，魏一搖而諸侯動矣。

惠子謂田需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

不必黨，為信安說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

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

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秦君而代之，欲魏不通

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即信安君。其智能而

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

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

之所以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

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

交之益疑也。

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

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

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用於趙，我之

二事一反一正，
作四大段。

也。知能以為智能

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戰必守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

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

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

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言爲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東諸國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尙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

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如試兵耳。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昭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雖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昭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以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可信。

用伐宋之策於魏。

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即擯。秦，其次堅約而詳伴通。講，與國

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

魏，魏冉明熟是，言慮此明且熟。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言或有爲魏傷秦之

人亦不敢顯明爲之，恐秦先覺。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

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爲之，非我也，是賣與國矣。天下可令賓秦，則爲

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言爲與國所劫，出於不得已之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

爲上交，以自重也。言與國以控秦爲不可，則先睥去而交秦以自重。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

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二節，卽上三事。而行其上，上不

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三不可，

必爲秦所伐，期善鬻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滅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己之曾安，無令天

下鬻之以合於秦，使秦無多怨於人，多利於己，惟止兵之爲安，無令天下賣主以合秦。是免國於患

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

歷敘爲之苦處。

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言欲爲魏合燕齊以伐秦，而已爲之讎。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

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

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寂周韓餘爲徒，

與爲徒友。從而下之，猶折節下士之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惡。扮

之。扮當作折，扮垂己身爲之。請焚天下之秦符，不與秦交。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

臣也；傳之諸國。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道秦。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

蘇修朱嬰，此皆三晉之吏。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鄆合秦之約。天

下共講，因使蘇修游游揚也。天下之語，一作語之。而以齊爲上交，蓋詐。兵

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臣

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安釐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果決也。

須賈爲魏說穰侯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魏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孳子，地缺。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循，猶順。楚趙而講，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

少而有質，求廢質子。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於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夫戰勝，舉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止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言從事散。而君後擇焉。擇所與於從

戰之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不用兵。夫兵不用，而魏

效絳安邑，又爲陰啟，言得二縣以拓陰之封地。兩機盡，得縣啟封無遺也。故宋衛效，魏自此

二小國也。

尤憚秦兵，

出地而小，故愈畏秦。

已合魏合秦。

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

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

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問何所安。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俟樓公入與之謀。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周詠之愛王也甚忠，其諫王也甚明，諫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於詠哉？蓋期之所效者事，而詠之所諫者理，庸主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諒也，微二臣者，盍其爲楚懷歟！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並續八。謂魏

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禁，握不行也。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

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

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蓋皆喪地於韓。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嘗敗秦於此。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

文字變化。

波湖間。
接宛而力。
委曲。

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三晉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塢。塢當作延。津，而之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太史公曰：晉適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寬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魏之附庸。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欲而取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此一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兩國，則諸侯之勢危，魏不可以非已地而不恤也。

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晉都降區時。有河山

信陵君說魏王

照應。

呼喚。

急激。

以闌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鄉軍秦伐林鄉。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適撓之。韓知亡，猶弗聽，投

質約也。

於趙，而請爲天下厲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

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信陵

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爲韓，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征商

賈。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

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衛時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難取。楚趙

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信陵之言深切

綜觀，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爲秦所

吞矣。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繪恃齊而輕越，繪，偶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繪，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

信陵君說魏王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非獨句罷。
天下句合。
夫國句轉。

折止。
正意。

結。

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蓄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猶移。於利，猶近。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猶後。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猶是。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季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卷不申，頭塵不去，皆以欲

見逐，故不暇。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費用不乏。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

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

復致也。

戰國惟此策大
類左氏辭令
敘事從容

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也。受詔襄王，安陵，趙襄子所封，後附庸於魏。以守

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威憲，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

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

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

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

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己之意。豈可使吾君有

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

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景閔王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

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

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慧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慶戾氣，自三子言之爲吉。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諗矣，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韓

烈侯

聶政爲嚴遂刺韓相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正同。議直指，舉韓傀

唐睢不辱使命 聶政爲嚴遂刺韓相

九三

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遂字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蠶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須收此二段，乃見聶政心事。

重。

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閒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可否。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

過。此處不露主心。

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抉眼，屠腸，遂以死。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蘊醉之誅，以揚其名也。

結。

昭王

蘇秦以合從說韓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蹠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曾，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鞬，鐵幕革抉，叅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

凡言衡害者，莫能外此。

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襄王

張儀以連衡說韓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

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跼踖謂徒跼科頭不著兜鍪，

貫頤奮戟者，貫被殺者之頭，而猶奮戟以戰。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蹶蹶也後，蹄閒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

秦人捐甲徒裨以趨敵，左挾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

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

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

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願社稷之長利，

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土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

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慶。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客卿爲韓說秦

客卿爲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言知己而不知人，爲不知秦王發端。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以秦之強首之者，

以字統下三句，
自是文法，非行
也。

明一，申羣臣比
周蔽上之說，明
二申大臣為諸
侯輕國之說。

珉為疾矣。謂秦之強，韓珉以兵向之，其議必病於國。進齊宋之兵至首垣，磨進之。遠薄梁

郭，所以不反魏者。今魏。以為成，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

此言珉進四國之兵以攻秦也。首垣，魏地，至首垣薄梁郭而不與魏反，蓋欲與魏相過南陽而西攻秦也。所以不者，

攻秦不果。皆曰以燕亡於齊，喪地。魏亡於秦，喪地。陳蔡亡於楚，亡國。此皆

絕地形，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

羣臣不果伐秦之言，皆蔽上輕國也。

今王位正，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愛習而侍從者，謂

儀。不事大臣，魏郝。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

謂茂言無羣臣交遊之蔽。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

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病二國而不為加重。

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二國常因郝以交秦，

而郝不受其因。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

客卿為韓說秦 或諫公叔輕秦

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

公孫郝鄆里疾請無攻韓，陳軍陣。而辟去，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

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且搆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竊魏者，楚趙當時

與魏不合，茂合楚趙而反敬魏，且將搆離於我，其欲攻宜陽，至猶檢察之。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

謂上四事。臣故願公仲之國以待聽命。於王，而無自左右也。謂不必因羣臣。

或諫公叔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

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辦治也。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

波也，願公之察也！」

或說韓公仲為秦魏之和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謂秦魏自成，非出於公仲之約。則韓必謀矣，謂必謀與二國和。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我而成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爲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勢必相違。秦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秦

或說韓公仲爲秦魏之和

魏，對秦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叶。今字作令字，文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猶此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韓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

先計，謂不待先計，而知韓之重於周也。

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己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為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

蘇代為韓說秦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因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言以此求事秦。

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言反不定。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下文皆不欲秦韓之合，是天下令韓可知矣。韓故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蘇代為韓說秦

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秦也。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

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鞅西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

欲秦韓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而圖之。

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

魏敵牟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

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圭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

外靡於天下矣。靡，覆禍之。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倪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

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謂欲人尊事之。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不以尊秦爲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

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一勝立尊。謂霸。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謂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爲實者攻其形，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小贊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

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

堅政之副。

刺相兼君，許異

韓人。

蹙列侯而殪之，

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列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

言無前日之難。

可以久相，而曰不爲者，過也。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

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

哉？
此欲其尊秦。

韓亮。

先提法。

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知所擇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躋，謂秦。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燕

文公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城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

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王噲

蘇代爲燕謀齊

當是說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耒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魏臣知主。

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

趙王惡奉陽之專橫，故蘇秦初說而短之，燕之權在於大臣，故代初說而即游揚其羣臣下吏，此皆揣摩之術也。

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札，札木簡牌之薄者，甲用革爲之。妻自組甲絣，編組穿甲之繩。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

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國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爲齊圍。民樵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

變上起下法。

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一作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爲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則齊可亡已。」

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在內亂而不和。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治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蘇代爲燕謀齊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問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猶遲。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爲之助。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

例法。

山東相合數句，
疑有脫誤。

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魏韓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

三物者，以上三事。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

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

言山東欲存，唯不產自卑者可也。之卒者，之，贊其也。出土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

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張儀以連衡說燕

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亡之。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昭王

張儀以連衡說燕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飲，飲也。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

且以趙王爲可親耶？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趙池，效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然而睡之也卑甚。蓋揣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爲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睡而棄者。史言蘇氏重復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六國檢於秦威，而聽張儀，皆嬰兒不裁，獨燕王也。

郭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

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

優役。詘指折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從趨，後

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使人趨事之。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

呵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踣籍跳躍籍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

矣，此古服道事有道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

詘指作屈已。

魏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爲出於有意，非垂蕩好德之良，非古也。然區區徇其主於報怨之爲，亦不類三代。

湊作趣。

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魏始，魏且見事，況賢於魏者乎？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爲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燕昭郭魏皆三代人也，欲爲國雪恥，君臣問對，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誇唯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燕前有二子質於齊。

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

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

肥

亦大。

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

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齊。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

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

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并

宋與楚淮北，則萬乘而強。

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衛，皆齊且舉宋，且并此數國。

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

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

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

爲燕謀而弄齊
秦於敗梁，蘇氏
兄弟蓋天下第
一舌也。

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取敗素以爲紫，而價反十倍，正轉敗爲功也。越王

勾踐棲於會稽，而後踐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

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

盟於周室，背秦而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

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史云：其次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賓即摠，二客字誤。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

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

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

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

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秦有變，謂齊二國。因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

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

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

伐作危。

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己。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養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鱷，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鱷，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

王曰：「自憂不足乎？」

憂亦完也，不完則憂。

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

出穀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正，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母去，失周室之上，上地燕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嘗同軌而朝燕。臣聞之，善爲事

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筋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閒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樹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言倚牀立未能行也。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

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

不得，蓋語畢反
詞今人猶然。

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蘇代爲燕紛齊趙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

與一作令。
遁取，陰取也，與
下文無涉。

倍燕因齊不信，
趙與奉陽君遂

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閱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取言與之合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請以上四事告奉陽君，以請於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亦以甲守齊子。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爲之以成所欲，知有累而奮爲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亂也。已，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二皆趙人。曰：「此下代稱奉陽之言。」齊王使公玉曰：「命允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其願也，甚於其父。始與蘇子爲讎，見之如無厲，今賢之兩之，以代爲賢，與之並

倍齊，苟可借也。句疑有訛，注皆不通，或可上當有不字，方接得下文，或可即不字訛。
 代意謂使代死而齊趙不相顧，可也。使齊趙以交之分爲由於代惡之而復相顧，此代所以爲患而未死也。代既不死而爲逃，又謂齊趙之願皆由於齊，於是爲之取秦而深結趙以勸之，則三國不顧而近於相攻矣，雖爲之爲逃也。

愛。已矣，吾無齊矣。」言與齊絕。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下代自言。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符之爲小人。因是而倍之，齊因此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三國相顧而致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假韓魏而至齊。而爲之取秦，言爲齊以交秦，是勸齊所以怒趙也。深結趙以勁之，而燕復厚結於趙，是勸趙以怒齊也，勁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爲之，不累燕。

奉陽君告朱謹曰：此下言不累燕之實。「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

疑，疑代之無燕也。

不欲王，不欲燕用代也。

伊尹而下終上文逃之策，且舉

而不再申所以

逃之善，反覆言

死賢，逃主於紛

齊，蓋齊得趙猶

不紛，故紛齊者

於絕趙於齊，此

代之本旨也，然

游辭甚矣。

用也，吾指奉陽。弗予相，又不于卿也。予，言齊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

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

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

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

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

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圭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

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薛公釋載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為

好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

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獻書燕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譁之。故

為人聞者，均有此六息。

獻御書而行。獻符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

用，將多望。猶貴。於臣，齊有不善，謂惡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

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其兼賢。猶賢。臣，臣之所重處，猶言累朝。也。王謂

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

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王與之。『

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及五年，齊數

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

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

其兵，以北兵伐它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二人說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

而不言燕，使齊如犬馬制於人，又不泄燕之謀。今王又使慶燕臣。令臣曰：吾欲用所善，

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辭，釋同。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釋

事，臣苟得見，則盈願。』謙昭即位，志復齊讎，非一日矣，樂毅至燕在十七年，後二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

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爲之開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騎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刀焉，而世不致何也？蓋毅之爲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以此勝，何暇乎代之爲哉！代之輕許反覆，致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所以成功也。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猶止。齊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

言秦之情，獨此無游辭。

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於天下，顯然

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

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

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喻易。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

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封當加封函谷之封。

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音孫。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斷絕。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封，封陵，冀，皆魏境。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

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秦子。因犀首屬行而攻趙。謂逐兵相繼。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陽。並趙地。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謂勝。

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講同，卽上云因以爲罪。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鄆，音同。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用兵如刺蜚，喻也。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燕說趙王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惠王

樂毅去燕適趙

首敘毅功，簡而盡。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閒，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敵，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

書中多是說此二句。

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所學與篇末奉教君子相應。

爲徒也。

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樂名。故鼎反乎歷室，宮名。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汝篁，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故上之符。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

言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

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愚庶孽之儻，昭王預顧之。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

悽惋感惻，所謂
長歌之悲，過於
慟哭。

此蓋明其不輔
趙攻燕，以解燕
王之疑也。以戰
國反覆之世，而
有如毅觀其言，
數奉教於君子，
則所學必有自
來矣。
忠臣之去也，也
字一作國。

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於子胥之說。賜之鷓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即所謂乘燕之微。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王喜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

樂毅去燕適趙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一三七

書詞係遠施。

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

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

聞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

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

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

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猶負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

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在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

而、猶汝也。

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猶棄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臣可耳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不善於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

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丹質秦，秦惡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憂思昏昏且死，須臾不能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鞠且至而猶爲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

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所圖有闕。所善荆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

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氣勢，作威副，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

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示之以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

「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搃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痛極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

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

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逆也。視，乃令秦武陽爲

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

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

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

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

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變徵爲商，蓋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其音怒。愴慨，壯士不

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

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

長操長閉也。

敘事如畫。

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撻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

也。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

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軻之有高漸離，
即游政之有姊，
皆天生奇絕也。

宋

景公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一舍。重繭，累貳如繭。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猶竊。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

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鮪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楠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剔成

臧孫子料荆不救宋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之，甚勸。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君偃

宋君偃不善應祥

宋王之時，有雀生鷦鷯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鏤刻也。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臣也。遂得病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衛

靈公 此春秋時。

復塗偵諫衛靈公

宋君偃不善應祥 復塗偵諫衛靈公 至言失時之喻 一五一

衛靈公近癰疽。

聖之幸者。

彌子瑕，

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

偵

憚人。

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

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爲夢見竈君，而言

君也？」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人之

煬，炎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

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嗣君

至言失時之喻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

僕曰：「拊驂，無答服。」

皆言愛也。

車至門，扶，扶轎下。

教送母曰：「滅竈，將失

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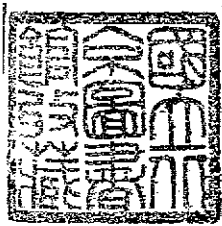
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中山

中山君以壺飧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中山人。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

戰國策精華卷二終



各種尺牘

社會交際頻繁，通情達懷，端賴尺牘。
 下列各書，程度有淺有深，文言語體咸
 備。或供模範，或資參考，各適其用。

中華書局發行

- | | |
|---------------------|---------------------------------------|
| 中華初等尺牘.....一冊 八分 | 詳註通用婦女尺牘.....二冊 三角 |
| 白話學生尺牘.....一冊 一角五分 | 古今尺牘大觀.....上中編各十二冊各一元六角
下編十六冊各一元九角 |
| 白話商業尺牘.....一冊 一角五分 | 分類歷代尺牘選粹.....精裝一冊 二元
並裝四冊 一元六角 |
| 語體新尺牘.....一冊 四角五分 | 左文襄公家書.....二冊 一元二角 |
| 中華商業尺牘.....三冊 二角五分 | 香註實用尺牘大全.....精裝一冊 一元二角
並裝四冊 九角五分 |
| 農工商尺牘教本.....一冊 一角二分 | 最新中華尺牘大全.....精裝一冊 一元
並裝三冊 八角 |
| 詳註中華普通學生尺牘二冊 三角 | 最新中華尺牘大全答函.....一冊 四角五分 |
| 詳註中華高等學生尺牘二冊 三角 | 新編書信構造法.....一冊 二角 |
| 詳註通用尺牘.....四冊 四角五分 | 尺牘釋例.....紙面精裝一冊 九角五分
並裝一冊 七角 |
| 中華女子尺牘.....二冊 二角 | 中華應用文件大全.....精裝一冊 八角 |

▽ 現代文學叢刊之一

日本戲曲集

山本有三等著
章克標譯

一册 八角

本書是根據日本春陽堂版「日本戲曲集」譯出的。計有岡本綺堂的「修善寺物語」，中村吉藏的「星守」，山本有三的「同志」，小山内薫的「第一世界」，久米正雄的「武阿隈心中」，久保田萬太郎的「短衣」等六篇，都是他們的匠心傑作，盛極一時的戲劇。由演於舞臺，無不博得觀衆的讚賞，譯文亦流利明白。凡是愛好戲劇及有志研究文學的青年，不可不讀。

▽ 現代文學叢刊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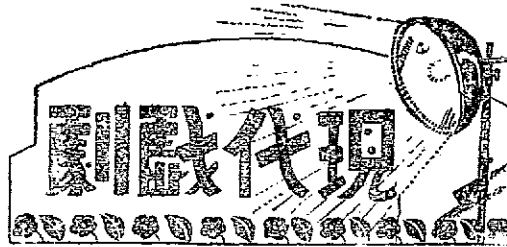
菊池寬戲曲集

黃九如譯

一册 六角

本書內容包括「藤十郎的戀」，係描寫名伶藤十郎致力於舞臺上表演之技術，而與一單純之婦人唱唱情話，使觀衆領悟調戲人妻之情緒。「女宗的心情」，係寫馬嵬坡楊貴妃死後，由極度的哀痛而轉入於解脱之心理的經過。「義長與兵衛」，係寫全村臨難之際，甚兵衛挺身自首，以解大衆之危。「丸橋忠彌」，則係描寫日本武士風度，即丸橋與其同黨謀起義，忽因事與朋友絕裂，醉中竟暴露其密謀，及至酒醒，悔恨莫及，矢口否認前言，已屬無濟於事，遂與官軍作殊死戰，終因力竭而就縛。全書譯文生動流利，堪稱大衆文學之傑構。

中華書局



(二)

- | | | |
|--|------------------|--------|
| 從清晨到夜半 | 梁 鎮譯 | 實售三角五分 |
| Georg Kaiser: Von Morgens bis Mitternachts | | |
| 季草斯及其指環 | 毛秋白譯 | 實售三角五分 |
| Friedrich Heibel: Gyges und sein Ring | | |
| 渾 堡王子 | 毛秋白譯 | 實售三角 |
| Heinrich Von Kleist: Prinz Von Hornburg | | |
| 日本戲曲集 | 山本有三等著 章克標譯 | 實售八角 |
| 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 崔萬秋譯 | 實售七角 |
| 孤獨之魂 | 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 | 實售五角 |
| 妹 妹 | 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白棟譯 | 實售四角 |
| 人的生活 | 武者小路實篤著 李宗武·毛詠裳譯 | 實售四角 |
| 葡池寬戲曲集 | 黃九如譯 | 實售六角 |
| 梅特林劇曲選集 | 蕭石君譯 | 實售八角 |
| Maurice Maeterlinck: Théâtre de Merveilles | | |
| 吃耳光底人 | 麥 夫譯 | 實售五角 |
| Leonid Andreyev: He Who Gets Slapped | | |
| 卡利浦之月 | 錢歌川譯註 | 實售四角五分 |
| Langens, G. O'Neill: The Moon of the Cariboo | | |
| 琪 瓊 康 陶 | 張聞天譯 | 實售五角 |
| Gabriele D'Annunzio: Gioconda | | |
| 虛心的入 | 周 堯譯 | 實售二角 |
| H. J. Balthus: Mairia en Spirito | | |



中1396(全)25,9。

中國劇本

(新文藝叢書之一)

金絲籠

陳楚淮著 五角半

本書包含下列各劇：①金絲籠，寫婚姻上新舊

思想之衝突；

②藥，寫貧民

受壓迫的慘狀

與犯罪的動機

；③韋非君，

寫一個清白女

子，受物質的

誘惑而墮落，

良心叫她殺死

仇人；④幸福的

的欄杆，寫一

個幸福家庭，

被一個受惠的

朋友所破壞。

中華戲曲選

孫佩工編 七角五分

本書所選戲曲，均為元、明、清三代之代表作，除坊間有單行本的如西廂記，琵琶記，長生殿，桃花扇等概未採入外，所有三代名劇，搜羅盡遺。計有：漢宮秋，寶蟾冤，梧桐雨，倚天離魂，揚州夢，蝶木蘭，再生緣，洛水悲，昭君出塞，園花風，四絃秋等戲曲，悉為元以來傑作，膾炙人口者。篇首又分述中國戲曲之淵源，元之南北曲及明清時代的戲曲概觀，至為詳盡。

青春的夢

張聞天著 三角五分

本書是一個描寫婚姻痛苦家庭黑暗劇本，著者的意思，在衝破這種痛苦與黑暗，以求人類的光明與幸福。全劇凡三幕，幕幕緊張動人。

屠戶

(新中華叢書：文藝叢刊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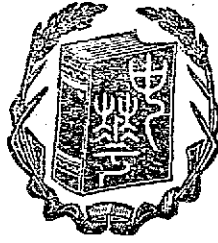
熊佛西著 二角

這是一齣三幕劇，通篇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劇中借屠夫的名字，描寫他在現時農村破產的當兒，以重利盤割鄉民，並且利用無知農民好訟的惡習，從中漁利，但結果鄉民卻從水深火熱中覺悟過來，那萬惡的屠夫，終於受到了公理的制裁。本劇實為鄉民好訟的當頭棒，土豪劣紳魚肉鄉民的活現形，也就是農民在不景的農村中哀號的反映。劇情亦始終抓住現實，非常動人。

中華書局出版

中1582(全)25, 12.

標商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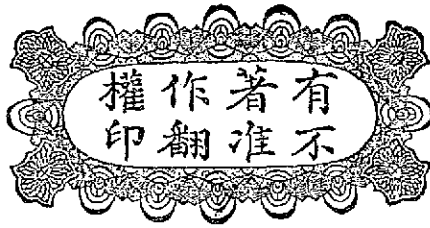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戰國策精華 (全二冊)

◎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路

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店書
總發行處
二月二日
大馬路

(111531)

304

3
):2